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崇福宮上柱國河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陸伯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宋紀六 起玄黓敦牂盡柔兆閹茂凡五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中

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鸞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籙也

隋志曰道士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上清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

佐吏之名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錄龍玉翻謙之又奏作靜輪宮水經註靜輪宮在道壇東北道壇在平城東瀘水之左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分扶問翻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謂平城之東山也爲功差易易以豉翻帝不從　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衆奔且末沮子余翻將即亮翻敦徒門翻鄯上扇翻且末漢故國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且子餘翻其世子降於安周降戶江翻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入據敦煌帥讀曰率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見上卷十六年犍居言翻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爲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闞苦濫翻守手又翻趨七喻翻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營陽王景平元年契與李寶同奔伊吾契弟和收餘衆犇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李延壽曰高昌國有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白刀橫截等餘不具載白力當作白刀　遣使請降於魏使疏吏翻

甲戌上以疾愈大赦　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下辯漢書作下辨並音皮

苞翻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符引祖守蘭皐元豐九域志階州將利縣有蘭皐鎮按五代志將利縣後魏武興郡之石門縣也蕭子顯曰武興西北有蘭皐戍去仇池二百里符恐當作苻苻楊氏皆氐種也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爲後繼方明與引祖戰于濁水濁水城在上祿縣東南武即白水也武街城西北酈道元曰濁水故下辨縣治大破之斬引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犇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爲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辨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爲楊王後使守仇池楊難當廢王子保宗而自立見一百二十一卷

六年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眞道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考異曰眞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沒後胡傳崇之沒在明年二月即眞道傳誤

丙寅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作吐奚弼蓋其舊姓今從後魏書督隴右諸軍及毀中虎賁賁音奔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保宗魏見上卷十六年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營陽王景平二年魏取河南置洛州於洛陽豫州於虎牢趨七喻翻下同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雍於容翻移書徐州稱爲楊難當報

仇爲于偽翻甲戌晦日有食之唐奭之攻闕奭也考異曰宋氏胡傳作闕奭今從後魏書奭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奭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將即亮翻下同比必利翻及也奭已死奭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作傷考異曰宋書衛興奴傳在九月未今從傳冬十月已卯魏立皇子伏羅爲晉王翰爲秦王譚爲燕王建爲楚王余爲吳王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廬眷元卒丙申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灑所賣翻又所買翻掃素報翻又蘇老翻李寶遣其弟懷達子承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爲都督西垂諸軍事遠邊曰垂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敦徒門翻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雍州刺史晉安襄侯劉道產卒道產善爲政民安殼盛及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羣蠻大動道產卒未幾羣蠻而羣蠻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雍於用翻贍時艷翻卒子恤翻音洛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作亂後之人不能容養之也沔彌兗翻幾居豈翻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

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　魏主使尚書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州人徐粲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事見上卷十六年　賜順死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等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強其兩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為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降戶江翻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丙午魏主如恒山之陽恒戶登翻三月庚申還宮

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于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使疏吏翻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為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度高曰高音居號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雒谷雒谷即駱谷北史作駱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說輸芮翻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荷達司上當有軍字否則司下當有馬字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荷達等皆楊氏官屬也任音壬朏敷尾翻遂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

大安軍古葭萌地也　考異曰宋氏胡傳云拓跋燾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因據白崖按後魏河間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苻昭啖龍等帥衆助文德斬龍禽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書誤也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皇子誕爲廣陵王　丁酉魏大赦　已亥魏主如陰山　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岍城當作汧汧口堅翻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復扶又翻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使疏吏翻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爲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雍於用翻文德屯葭蘆城五代志武都郡盤堤縣西魏之南五部縣也魏又置武陽郡及茄蘆縣後周皆併入盤堤祝穆曰盤池山在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郡縣志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置茄蘆戍後於此置縣以任胜爲左司馬武都陰平氏多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宋人捨功録過自戮良將宜其爲魏人所窺下遐稼翻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捨輜重重直用翻以輕騎襲柔然騎奇寄翻下同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

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不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將亮翻即魏主至鹿渾谷鹿渾谷即鹿渾海之谷也本高車袁紇部所居其地直平城西北其東即弱洛水遇敕連可汗可從刋入聲汗音寒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潔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須待也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怖普布翻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石水在朔根河北還從宣翻又如字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爲魏誅劉潔中山王辰等張本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降戶江翻說輸芮翻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覘丑廉翻又丑艷翻伺相吏翻割驢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甲子魏主還至朔方下詔

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晃考異曰宋索虜傳不睦崔寇諧之女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夢其祖父並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僞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以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事節小異今從後魏書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朝直遥翻復扶又翻更舉賢俊以備百官十二月丁卯魏主還平城自伐柔然還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藉秦昔翻考異曰宋略辛酉藉田大赦下有戊午又有辛酉誤也今從宋書壬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臣儀與表同古弼爲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據北史古弼傳時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蓋上谷距代都甚遠魏未嘗置苑囿於其地而道武帝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天興六年幸南平城規度灤南夏屋山背黃瓜堆以建新邑至天賜三年遂築灤南宮闕引溝穿池廣苑囿所謂太廣者此也不在上谷當以北史爲正見賢遍翻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卧坐徂臥翻忽起捽樹頭捽昨没翻掣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掣尺列翻毆烏口翻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治直之翻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失容捨碁曰不聽奏事

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而顛蹙也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有履就職苟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憚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爲于僞翻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戊申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男曰巫女曰覡覡刑狄翻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門誅者闔門盡誅之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當各習父兄之業賈音古毋得私立學校校户教翻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魏置中都大官外都大官都坐大官皆掌折獄謂之三都坐徂卧翻尚書奚眷等八將將即亮翻下同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宋高祖永初末魏明元帝寢疾魏主監國劉絜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至是二十餘年矣惡烏路翻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絜之言蓋指太延四年魏主伐柔然至白阜時也蠕人充翻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

言不用欲敗魏師敗補邁翻魏主嗣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絫
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大曰諸將不至絫然遂遠
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絫陰使人
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絫以軍出無功請治
崔浩之罪治直之翻下同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
也浩以絫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絫囚之北
行也絫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絫
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
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
索嵩家得讖書索山客翻事連南康公狄鄰絫嵩鄰皆夷
三族死者百餘人絫在勢要好作威福好呼到翻諸將破
敵所得財物皆與絫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帝每
言之則切齒癸酉樂平安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
臺高二百餘尺魏主嗣泰常二年秋七月乙酉起白臺於平城南高二十丈丕夢
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
吉不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
夫筮者皆當依附父象勸以忠孝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
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
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
高允之言祖君平之術也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爲亢易
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易乾上九及文言之辭亢苦浪翻皆不

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

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庚辰魏主幸廬（自南北國分治人主所至）

例不書幸此必誤也

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夏卢翻）

庚寅以侍中領右衛將軍沈演之為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為太子詹事

辛卯立皇子宏為建平王

三月甲辰魏主還宮

癸丑魏主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長知兩翻）

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帳下所殺

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為營户（杜佑曰魏道武天興中詔採漏户令輸綿自後諸逃户占為細繭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户率偏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景穆皇帝一切罷之以屬郡縣孤帥讀曰率渠帥所類翻相息亮翻）

兄子緯世與魏使者謀降魏（緯世即阿柴之長子緯代也北史避唐太宗諱改世為代使虒琉吏翻降户江翻）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犇魏魏以叱力延為歸義王（余翻）弟安周代立

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

秉謀反伏誅（隋志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雍於用翻）

八月乙丑（重直龍翻）魏主從之

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

魏主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守手又翻）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騎奇寄翻量音良）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怖普布翻）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盤樂也）其罪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爲于僞翻）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帝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衣一稱爲一襲猶令言一副衣服也）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山北平城北山之北復扶又翻）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五百乘以運之（觀下載弼表蓋發民車也乘繩證翻）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言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收得失三倍收獲不可以不速載麋鹿猶可緩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戊辰以前刑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爲言帝不得已用之（會稽公主高祖長女帝深加禮敬家事大小必

咨之會工外翻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詔自中出不經門下者謂之中詔今之手詔是也敕戒也義季小字師護比表求還比毗至翻頻也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絜已節用絜與潔同通懷期物不恣羣下聲著西土爲士庶所安論者乃未議遷之今之田換更爲汝與師護年時一輩爲于僞翻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臧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江左六朝以荊楚爲西夏夏戶雅翻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言遷代之際所任非人也此事亦易勉耳無爲使人復生評論也易以豉翻復扶又翻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庚辰會稽長公主卒長知兩翻卒子恤翻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爲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王丁未魏主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眞立號厷羅可汗魏收曰厷羅魏言唯也可從刋入聲汗音寒洛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間古莧翻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竄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帥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於魏慕利延背阿柴折箭之誡使之招引外寇至於衆叛親離固其宜也從才用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瓊爲兗州刺史

大將軍參軍申恬爲冀州刺史徙兗州鎮須昌沈約曰武帝定河南以兗州治滑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此又自彭城徙須昌也冀州鎮歷下歷下歷城即恬謨之弟也十二月魏主還平城

是歲沙州牧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以爲外都大官爲李氏貴盛張本朝直遥翻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厤表上之更工衡翻上時掌翻下所上同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日與月對衝光相揜而知之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此以堯典日短星昴卯推之十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此亦用周禮測日至之景之法也今在斗十七度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漏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進疾前厤合朔月食不在朔望月食上當有日字今皆以盈朒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盈或作盈厤法有大餘小餘史記厤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十二月而一周天歲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百日餘五十四日爲大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六甲除之六三百六十餘五爲大餘小餘即四分之一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日蓋奇日爲大餘奇分爲小餘積而成閏也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漏殊爲垂異謂宜仍舊詔可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厤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爲六十律中讀曰仲

更工衡翻下同錢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律復扶又翻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爲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瀍易以豉翻猶如古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長直亮翻中讀曰仲律歷志黃鍾律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律六寸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孟康注曰從子數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伍中呂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若上生黃鍾當不止九寸故孔穎達考其同異於月令疏曰十二律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太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六五夷則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娶妻也異位故爲夫婦又是律娶妻也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太簇林鍾是初位太簇是二位爲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乃一終矣謂林鍾夷則南呂上者鄭注云五下六上乃無射應鍾皆被子午以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者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反歸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以西之管生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

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鍾九十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太簇爲人統故數各有五聲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第二宮上生太簇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鍾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爲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太簇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整餘律則各有分數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太簇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羽下生蕤賓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下生夷則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恐當作下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夾鍾爲角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鍾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夾鍾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鍾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鍾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黃鍾爲角夾鍾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鍾爲羽下生林鍾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爲商下生林鍾爲羽下生太簇爲角中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爲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太簇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六十律之名詳見續漢書補志

壬辰 以武陵王駿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帝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魏主使散騎常侍宋愔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愔於今翻

二月魏主如上黨西至吐京鄜道元曰吐京即漢西河郡吐軍縣夷夏俗音訛也

後魏置吐京隋隰州石樓縣魏吐京郡地

討徙叛胡出配郡縣

甲戌 立皇子禕爲東海王昶爲義陽王禕吁韋翻昶丑兩翻

三月 庚申魏主還宮 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

決量音良 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枹音膚 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鄯上聲翻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閉斷魏通西域之道也使使者往來輒鈔劫之鈔楚交翻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使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善 六月壬辰魏主北巡 帝謀伐魏罷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爲豫州刺史高祖永初二年分湘東之地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或治壽陽或治汝南鑠

式約翻豈翻中護軍何尚之爲右僕射孟顗爲左僕射顗魚 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武陵王駿將之鎮時緣汚諸蠻猶爲寇汚彌充翻水陸梗礙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駿至鎮蠻斷驛道斷丁管翻欲攻隨郡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湔山蠻最彊水經注云水出蔡陽縣東南大洪山東北槃基所跨廣圓一百餘里湔水出于其山之陰時人以爲湔水所導亦曰湔山湔音云 沈慶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

留乙烏頭守枹罕 枹音膚 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
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王辰鄯善王安達面縛出
降度歸留軍屯守與安達詣平城 敦徒門翻重直用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 考異曰本紀作安達興今從西域傳 西域復通 復扶又翻 魏主如陰
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
命 須待也 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 種章勇翻 令就北
畜牧以餌柔然 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寧頭
城當在白蘭東北 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
谷渾慕璝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
公杜豐帥精騎追之 璝古田翻帥讀曰率 度三危至雪山 鄺道元曰

三危山在敦煌縣南 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盤之子
成龍皆送平城 乞伏成龍蓋因赫連定之敗沒于吐谷渾 慕利延遂西入
于闐 闐徒賢翻又徒見翻 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九月
癸酉上餞衡陽王義季于武帳岡 餞義季往鎮南兗杜佑曰武帳岡在
宮殿門外宣武場設行宮殿便坐於其上因名上 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
所設饌日旰不至 饌雛宛翻又雛晚翻旰古案翻 有飢色上乃謂曰
汝曹少長豐佚 少詩照長知兩翻 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
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
祖之訓也夫侈與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
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爲其情僞易以躬臨易以

或翻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周制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每服五百里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爲職也高祖思固本枝崇樹藩禔祚保後世遵守迭據方岳謂義眞義恭義宣皆迭居方面禔音保及乎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衾衽者動數十人謂明帝殺孝武諸子而宋齊禪代之際蕭氏夷劉氏也咽音煙國之存亡既不是繫卓肆民上左傳晉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非善誨也魏民閒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種吳聚飛反於杏城蓋吳蓋安定盧水胡種而分居杏城蓋古盍翻諸衆胡爭應之種章勇翻有衆十餘萬遣其黨趙綰來上表自歸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拓跋紇帥衆討吳紇敗死上時掌翻將即亮翻紇下沒翻吳衆愈盛民皆渡渭犇南山長安南山也魏主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撫并秦雍三州兵屯渭北騎奇寄翻雍於用翻十一月魏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碻磝津蓋以掠新平安定諸胡皆聚衆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巴東巴當作巳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溺奴狄翻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衆以應吳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居絳郡者謂之絳蜀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襲擊聞喜

聞喜縣屬河東郡春秋時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爲左邑漢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後魏分屬絳郡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厲鄉豪擊之帥讀曰率永宗引去魏主命薛謹之子抜糾合宗鄉宗謂薛之宗族鄉謂鄉人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二寇謂薛永宗蓋吳斷丁管翻庚午魏主使殿中尚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尚書乙抜將三萬騎討蓋吳晉置殿中尚書與吏部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爲六曹杜佑曰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殿中掌伎樂及角使伍伯駕部掌牛馬驢騾南部掌南邊諸州郡北部掌北邊諸州郡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乙弗氏改爲乙氏處昌呂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官氏志內入諸姓若口引氏改爲寇氏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辛未魏主還宮自陰山還也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六州冀定相幷幽平驍堅堯翻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癸未魏主西巡初曾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縱子容翻爲負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救解得免爲于僞翻及義康遷豫章義康遷見上卷十七年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讖楚譖翻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太子中

舍人謝綜睗之甥也太子中舍人晉咸寧四年置以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熙先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睗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睗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數所角翻乃博弈以計數誘人謂之行拙行者僞爲不能也行下孟翻睗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欵洽熙先乃從容說睗曰大將軍英斷聰敏好呼到翻丁亂翻大將軍謂義康人神攸屬屬之欲翻失職南垂謂遷豫章也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腋音亦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睗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毛玠見六十二魏文帝黃初五年行下孟翻下內行同玷多忝翻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言與時貴比肩競逐榮利所在衆所共爭將不得遂其志也朝直遥翻近者殺鐵一言而劉班碎首見上卷十七年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

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爲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易以豉翻）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睦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睦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弈葉清通（睦曾祖汪祖窴父泰皆有名行）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爲于僞翻）睦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睦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睦與沈演之並爲帝所知睦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被皮義翻引見也）睦以此爲怨睦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睦求解睦隙復敦往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冊楊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瀁略尼瀁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瀁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江南謂禁中爲臺）許爲內應瀁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條分名目凡素置之死地）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

犯蹕禍流儲宰趙伯符時爲領軍將軍故欲以弒逆之罪歸之言禍流儲宰蓋欲併殺太子劭湛之曜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北辰爲天極故以帝位爲辰極璽斯氏翻綬音受曜先以爲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曜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曜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曜拔刀微出削爲扣刀曜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探吐南翻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上時掌翻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治直之翻其夜呼曜置客省客省凡四方之客入見者居之屬典客令先於外收綜及曜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曜曜猶隱拒詰去吉翻曜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曜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仗士士之執兵仗者曜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橈橈奴教翻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散騎侍郎集書省官也蕭子顯曰自散騎侍郎及通直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邪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讖楚譖翻曰願勿遺

弃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録庾九泉之下少
蹇豐責少詩沼翻蹇悉則翻豐許觀翻瞎在獄爲詩曰雖無嵇生琴
庾同夏侯色嵇康爲晉文王所殺臨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夏侯玄爲晉景王所殺及赴東市顏色不變瞎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
旬瞎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
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故稱之瞋七人翻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
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瞎爲太子
存十二月乙未瞎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瞎
母至市涕泣責瞎以手擊瞎頸瞎顏色不怍怍疾各翻慙也

妹及妓妾來別瞎悲涕流漣妓渠綺翻漣泣下貌綜曰舅殊不
及夏侯色瞎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
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
言無檢束也好呼到翻近其靳翻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
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瞎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
矣收籍瞎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語牛
無被叔父單布衣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
思沖天之擬沖與翀同上飛也古語云一飛冲天蓋俗之量則憤常均
之下常均猶言平常也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

鮮息淺翻劉引仁范蔚宗劉湛字引仁范曄字蔚宗蔚於勿翻皆忮志而貪權忮女九翻驕也玩也狎也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矣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熹之子也臧熹臧壽之第質在戚里於帝爲中表之親先爲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爲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治直之翻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爲安成相領兵防守相息亮翻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

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高祖母趙氏追謚孝穆皇后弟倫之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禮記郊特牲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二舞文舞武舞也魏安南平南府移書兗州兗州安南將軍府以南國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周官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師古曰具區在吳兗州荅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楊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具區復扶又翻觀化南國開館飾邸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饋餽也餼餽飽也客以生食及芻米也詩傳曰牲腥曰餼餼許既翻

二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尚書左僕射孟顗罷　戊辰魏主軍至東雍州（雍於用翻）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午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據南史薛安都傳諸薛安家于河東汾陰世為強族）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弃城來降辛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此華陰之洛水史記秦孝公之元年所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聞蓋吳在長安北帝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掉徒弔翻）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騎奇寄翻趨七喻翻）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內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猝未可平帝不從自渭南向長安庚辰至戲水（戲許宜翻）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地字衍）軍無所獲帝悔之二月丙戌帝至長安丙申如盩厔（盩厔音舟室）歷陳倉還如雍城（雍於用翻下同）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乙抜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援（使疏吏翻下以義推）詔以吳為都督關隴諸軍事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為吳聲援遣使賜吳印一百二十一紐使吳隨宜假授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進使入貢而寇盜不絕

使貢亦薄隨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叔父少文高尚不仕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慤獨好武事好呼到翻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爲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爲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戍朱梧縣自漢以來屬日南郡時於其地置戍宋白曰漢日南郡治朱吾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府者交州刺史府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水經註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區粟城南高山東逕區粟城北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城中將即亮翻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濛喜許記翻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濛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飲於鴆翻從才用翻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守式又翻又爲窟室以匿婦女窟苦骨翻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說輸芮翻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

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濛（魏王出征太子居守故謂平城爲留臺下）還翻（還反）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始事浮屠）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眇焉（眇遠也）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鞠窮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眞復羲農之治（治直吏翻）其一切盪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事非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去羌呂翻）有司宣告征鎭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大子晃素好佛濛（好呼到翻）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復扶又翻）

魏主徙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還至洛水分軍誅李閏叛羌　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太原郡本屬并州江左以郡人南徙者僑立太原郡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太原縣屬泰山郡元嘉十年割濟南泰山爲太原郡境屬青州）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魏主母杜氏故謂驥爲外家）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

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兗冀
三州至清東而還清東清水之東北也殺掠甚衆北邊騷動考異曰宋文帝紀三月索虜寇兗豫青冀刺史申恬破之魏太武紀二月永昌王仁至高平禽劉義隆將王章略金鄉方與遷其民五千家於河北高涼王那至濟南東平陵遷其民六千餘家於河北蓋宋魏各據奏到之月書之耳宋索虜傳又云虜破掠太原得四千餘口蓋魏人夸張其數故不同耳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
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
之約今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
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
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犇

走不肯會戰騎奇寄翻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
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
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曹孫謂曹操孫權也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
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
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
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
實內地峴戶典翻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
用春夏佃牧佃讀曰田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
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

虜三萬矣 蠭倫爲翻 陴音疲 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纂綜集也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兩力讓翻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趨七喻翻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請器仗各自磨礪使精新弓弩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弩古旱翻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粗坐五翻近郡之師遠屯清濟近郡謂南徐州所領諸僑郡及三吳近在邦域之中者濟子禮翻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易弋豉翻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帥讀曰率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復方目翻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户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氐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種皆直於翻起兵應固會敕文擊固斬之餘衆推會爲主與敕文相攻

丁未大赦 仇池人李洪聚衆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氐王楊文德文德曰兩雄不竝立君須我者宜先殺洪會誘洪斬之誘音酉送首於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遣安豐公閭根帥騎赴上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未至會弃

東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重直龍翻嚴兵守之格鬬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傷士卒未易克也易以豉翻乃以白虎幡宣告會衆降者赦之降戶江翻會衆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聚衆屯松多川水經註松多水出隴山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敕文又討平之蓋吳收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扶復又翻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北道諸軍謂魏兵分屯長安以北者擅和之等扼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象浦即盧容浦盧容縣即秦象郡象林縣地故亦謂之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馬甲謂之具裝被皮義翻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師子似虎正黃有額爾雅翼曰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其爲物最猛雖虎豹亦畏之象至以鼻捲泥自塗數尺數數噴鼻隅立師子直搏而殺之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水經註林邑國都治典冲在壽泠縣阿貴浦西去海岸四十里考異曰本紀在六月傳在五月當是六月賞擅和之等今從傳陽邁父子挺身走衣櫛蕭然勝音升櫛側瑟翻梳枇總名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申申魏發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相息亮翻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窺逆丙戌又發司幽定冀四州兵十萬人築畿上塞圍魏都平城置司州於代都宋白曰唐雲州雲中郡是起上谷

西至河廣縱千里廣古曠翻縱子容翻帝築北隄立夂武湖以其地在臺城之後故名夂武湖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北十里祝穆曰湖今爲後軍寨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爲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傖助耕翻南人呼北人爲傖荒言其自荒外來也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復扶又翻磾丁奚翻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量音良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喪息浪翻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金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二年聖朝雖復援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將即亮翻忮支義翻狠也平時猶不可忽況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

賊黨衆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害（斷丁管翻）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爲于僞翻任音壬）高涼王那亦以俟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伺相吏翻傳知戀翻）又直戀翻考異曰宋索虜傳云屠各反吳自攻之爲流矢所中死吳弟吾生率衆入木面山尋皆破散今從魏書永昌王仁討吳餘黨白廣平路那羅等悉平之以

陸俟爲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等聚衆萬餘人反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俟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鎮長安（復扶又翻下復選復還同）謂俟曰關中奉化日淺（魏主平夏始得關中）恩信未洽吏民數爲逆亂（數所角翻）今朕以重兵授卿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易以豉翻）若兵少則不能制賊（少詩沼翻）卿當自以方略取之俟乃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爲無能爲也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爲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衆猶無降意俟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誘音酉帥讀曰率）超使人迯謂俟曰從者過三百人（從才用翻）當以弓

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將即亮翻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還宣翻又如字頃之俟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復扶又翻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呼火故翻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俟還爲外都大官是歲吐谷渾渾西復還舊土去年吐谷渾徙居弱水西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七 起彊圉大淵獻盡上章攝提格凡四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

元嘉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 魏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月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癸未魏主如中山 魏師之克敦煌也敦煌當作姑臧事見仲謀

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復扶又翻下同司索盜不獲索山客翻下同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藏徂浪翻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姊妹皆學左道謂學曇無讖之術也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祖降亦見十六年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

魏人徙定州丁零三千家於平城六月魏西征諸將西征謂討蓋吳之將也將即亮翻扶風公勮眞等八人勮昌呂翻坐盜沒軍資及虜掠贓臧各千萬計並斬之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元嘉七年鑄四銖錢見二百二十一卷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録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夏戶雅翻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佑佑音古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貴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以少詩沼翻下同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復扶又翻若今制遂行富人之從義恭議卒子恤翻下同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文王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康之貶義康貶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

年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誚責且戒之誚才笑翻義季猶酣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　魏樂安宣王範卒　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胡藩家于豫章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爲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過工禾翻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爲汝陰王　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考異曰宋索虜傳曰燾所住屠蘇爲疾雷所擊屠蘇倒見壓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獨不悲燾怒賜死此出於傳聞今從後魏書楊文德據葭蘆城水經注羌水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仇池五百餘里招誘氐羌武都等五郡氐皆附之又東逕葭蘆城西魏取仇池置武都天水漢陽武階仇池五郡誘音酉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將即亮翻帥讀曰率文德兵敗棄城犇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初保宗將叛保宗叛魏見上卷二十年公主勸之或曰柰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爲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宋免削之也二月癸卯魏主如定州罷塞圍役者築塞圍見上卷二十三年遂如上黨誅潞縣叛民二千餘家徙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于平城河西當作西河閏月已酉帝大蒐于宣武場建康倣洛都之制築宣武場於臺城北初劉湛既誅湛誅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庚炳

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尚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彊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訾詆人士大夫皆惡之選須絹翻好呼報翻惡烏路翻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尚書令史掌省中文案不當宿尚書私家為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匄選用不平不可一二言其罪不可一二數也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言所少者唯不至如范曄作賊一事少詩沼翻縱不加罪故宜出之上欲以炳之為丹楊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恩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復扶又翻引用詩赫赫師尹以諭京尹然詩所謂師尹者乃太師尹氏也

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為治漢宣帝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治直吏翻臣昔啓范曄事見二十三卷一百十七年亦懼犯顏苟自愚懷九死不悔言苟愚懷所欲吐者雖冒九死猶將言之而不悔歷觀古今未有衆過籍籍秦昔翻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為丹陽尹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魏人南寇水行自清入泗陸行自歷城取彭城故云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五月甲戌魏以交阯公韓拔為鄯善王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出大汗氏改為韓氏鄯上扇翻鎮鄯善賦役其民比

之郡縣　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爲便已卯罷之　六月丙寅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

辛酉魏主如廣德宮（魏主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楊難當來朝因命曰廣德宮）

秋八月甲子封皇子彧爲淮陽王（彧於六翻）　西域叛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據北史般悅當作悅般般音鉢）遣使詣魏使使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爲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爲吏部尚書　丙戌魏主如陰山　魏成周公萬度歸擊焉耆大破之焉耆王鳩尸卑那龜茲（龜茲音丘慈）魏主詔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帥所部兵會

度歸討西域（車伊洛車師大帥也世附於魏魏封爲前部王帥讀曰率）和說降柳驢等六城（說輸芮翻）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　冬十月辛丑魏引農招王奚斤卒子它觀襲魏主曰斤關西之敗（事見一百二十一卷五年）罪固當死朕以斤佐命先朝（朝直遥翻）復其爵邑使得終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分扶問翻）乃降它觀爵爲公　癸亥魏大赦　十二月魏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留唐和鎮焉耆柳驢戍主乙直伽謀叛（伽求迦翻）和擊斬之由是諸胡咸服（附）西域復平（復扶又翻下復伐同）魏太子朝于行宮（陰山之行宮也朝直遥翻）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即漢武帝所築受降城降戶江翻）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

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羣臣於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 羯居謁翻 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 邪讀曰耶 行數千里柔然敕羅可汗恐懼遠遁 敕昌呂翻可從 列入聲汗音寒 二月己亥上如卅徒謁京陵三月丁巳大赦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以實京口 樂音洛 庚寅魏主還平城 夏五月壬午帝還建康 庚寅魏主如陰山 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 守手又翻好呼到翻 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 漢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禪于姑衍以臨翰海 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 卷讀曰捲 檢玉岱宗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 載子亥翻上時掌翻 上悅 悅恥之魯孫也 袁耽見晉成帝紀 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 雍於用翻 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 沈約曰晉孝武始於襄陽立雍州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僑立郡縣至是割荊州之襄陽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 雍州為雍州 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敕羅可汗悉國內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 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 重直龍翻掘其月翻

墊七艷翻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敗補邁翻以那衆少而堅少詩翻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勴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重直用翻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屏必郢翻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人討之帥讀曰率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乘高臨下矢石之勢所及過於平原相遇者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故軍多不利先悉鷹翻

重巖重直龍翻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犇潰斬木登山八道並進蠻救首救尾之不暇故震恐而奔潰若一道而進蠻聚兵據險拒戰雖欲斬木而登山庸可得乎二十七年春正月乙酉魏主如洛陽　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戶降下江翻幸諸山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

出弓弩夾射之射而亦翻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爲營户史言沈慶之又能持久以弊諸蠻降户江翻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梁川後魏天平二年置旋鴻二縣梁城郡於其地領參合帝聞之勑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抜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偵丑鄭翻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宋書是月辛丑朔十日辛丑二十日辛亥已當作亥南頓太守鄭琨辛巳索虜寇汝南按長厤二月壬辰南頓縣本屬汝南晉進號西平惠帝分置南頓郡潁川太守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

行汝南郡事守縣瓠水經注汝水自汝南上蔡縣東逕懸瓠城北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懸瓠故以名城瓠户故翻又音乎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縣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射而亦翻矢下如雨城中負户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堞達叶翻壞音怪陳憲內設女墻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薄迫也塹七豔翻憲督厲將士苦戰將即亮翻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

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汝陽縣本屬汝南郡江左分立汝陽郡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驎齎三日糧襲之間古莧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下同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尹定考異曰後魏紀作劉坦之今從宋書田曹主營田集掾也時駿爲安北將軍謙之等皆府僚也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晉制王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毀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將即亮翻直趨汝陽趨七喻翻魏人唯憲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重直用翻魏人失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繼偵丑鄭翻復引兵擊之復扶又翻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爲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時南平王鑠領安蠻校尉以康祖爲司馬魏主遣毀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眞將兵逆拒之魏毀中尚書知毀內兵馬倉庫任音壬質等擊斬乞地眞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劉道錫見卷十八年從才用翻二月魏主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

付上方輸作尚方也以陳憲爲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驤思將翻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復扶又翻誘音酉遺于季翻通使蓋吳事見上卷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釧尺絹翻臂環也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譎古穴翻誑居況翻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復方目翻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攝收也言收江北也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勑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守式又翻帳當作張

音竹亮翻來秋當往取楊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事並見前蠕人兗翻沮子余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麗力知翻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眞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柔然多馬故言其有足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復扶又翻下復縱復非同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搖塹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塹七艷翻我當顯然往取楊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翳於計翻蔽也言隱蔽其身而行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偵丑鄭翻彼前使裴方明取佗池既得之

疾其勇功己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事見上卷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符堅何時與彼交戰觀此魏人猶有憚南威而邊垂諸將猶爲有人也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騎奇寄翻力智翻吳人正有斫營伎渠綺翻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謂謝晦檀道濟輩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天竺國有婆羅門善呪術當使鬼縛以來耳侍中左衛將軍江湛遷吏部尚書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爲主

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朝直遙翻相息亮翻守式又翻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先徵之人謂游雅李靈高允等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守手又翻治直吏翻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以浩監祕書事監工銜翻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撰雜免翻撰述也浩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郗丑之翻性巧伎爲浩

所寵信浩嘗註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馬馬融鄭玄王肅賈逵也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註令天下習業令習肄浩所注以爲家業并求勑浩註禮傳傳直戀翻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譔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噍才笑翻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據水經注平城西郭外有郊天壇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刻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北人謂其先世從拓跋氏來自北荒者恚於避翻相與譖浩

於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祕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并州使疏吏翻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首式救翻庶或見原原赦也不可重爲欺罔也用重直中翻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悉允曰君柰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誘音酉見賢遍翻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被皮義翻太子召允至東宮因留宿明旦與俱入朝朝直遥翻至宮門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道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曰

爲何等事也爲于僞翻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裁而已謂總其大綱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其可否也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匄其生耳匄古大翻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

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於是召浩前臨詰之詰去吉翻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豐豐許觀翻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觸犯謂直書國惡不爲尊者諱也帝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爲之拜請爲于僞翻下欲爲同帝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六月己亥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

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浩所連姻皆士望也非有憑附屬請之罪以浩故皆赤其族擇耦可不謹哉餘皆止誅其身繫浩置檻內送城南檻檻後魏刑人必於城南繫陟立翻衛士數十人溲其上溲所鳩翻小便也呼聲嗷嗷五刀翻聞於行路聞音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它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機吾欲爲卿脫死既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悸其季翻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允言浩死非其罪而死從才用翻自

罪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荷下可翻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初冀州刺史崔賾武城男崔模與浩同宗而別族賾士革翻別分也依宋祁國語補音彼列翻浩常輕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誅二家獨得免賾逞之子也崔逞歸魏爲太祖所殺辛丑魏主北巡陰山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李孝伯病篤魏北部尚書車城知北邊州郡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李宣城孝宣城公可哀孝伯順之從父弟也李順亦爲魏主所寵任得罪而死從才用翻自

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初車師大帥車伊洛世服於魏帥所類翻魏拜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將入朝沮渠無諱斷其路沮渠無諱斷遥翻丁管翻伊洛屢與無諱戰破之無諱卒卒於元嘉二十一年弟安周奪其子乾壽兵伊洛遣人說乾壽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犇魏帥讀曰率伊洛西擊焉耆留其子歇餘人下之皆送于魏說輸芮翻伊洛又說李寶弟欽等五十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間古莧翻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餘衆保焉耆鎮魏破焉耆以爲鎮遣使上書於魏主言爲沮渠氏所攻首尾八年元嘉十九年無諱襲據高昌自此與車師相攻使鈔使翻百姓飢窮無以自存臣今棄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東境乞垂賑救魏主詔開焉耆倉以賑之賑津忍翻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嶲唐時吐蕃路也蓋自漢武帝開昆明之後後人遂通此路耳嶲音髓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上欲伐魏冊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爲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沮在呂翻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時東宮置兵與羽林等故亦有步兵校尉南史曰高祖永初二年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我步彼騎其

勢不敵騎奇計翻檀道濟再行無功營陽王景平二年道濟上皆無功而還到彥之失利而返見一百二十一卷七年謨等未踰兩將將即亮翻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重直用翻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謂彥之目疾大動也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易以豉翻克此二城館穀弔民館穀就食敵人所積之穀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比必利翻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難乃旦翻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治直之翻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復扶又翻和好呼到翻厭於豔翻民省悉井翻驅之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乾音干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觀魏主之心大明以後北不復憚南矣長知兩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氈藥

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
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謂攻懸瓠不克而退也獸
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比毗寐翻近也雍於用翻歸訴
困棘棘急也跂望綏拯跂丘弭翻又去智翻舉踵而望脚跟不著地也潛相糾
結以俟王師芮芮亦遣間使芮芮即蠕蠕南人語轉耳間古莧翻遠輸
誠款誓爲捐角捐居蟻翻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
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
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帥讀曰率
斌音彬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
率所律翻驍堅堯翻驍奇寄翻造七到翻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
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
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汧苦堅翻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
彭城爲衆軍節度夏户雅翻坦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
咸和九年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
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朝直遥翻又以兵力不足悉
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二兗南兗北兗也三五民丁倩使甓
行三五者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倩七政翻五符到十日裝束自符到之日以十日
爲裝束過此期即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緣江五郡
南東海南蘭陵南琅邪南東莞晉陵也緣淮三郡也盱眙音吁怡又募中外
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

軍用不充楊南徐兗江四州此兗謂南兗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趨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於碻磝城趨七喻翻濟子禮翻考異曰宋略云虜濟州刺史王淮敗走虜支解王淮傳亦列戍今從宋書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樂安千乘博昌之地唐青州千乘縣此時樂安郡也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徼使王玄謨進圍滑臺考異曰宋略九月庚申玄謨前軍次白馬與虜兗州刺史歌得跋戰破之玄謨進攻滑臺今從宋書雍州刺史隨王誕雍於用翻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南史作魯方平參考水經作魯爲是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引農龐皮江翻將即亮翻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夏戶雅翻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貲谷在盧氏縣南山之南盧氏縣漢屬弘農郡晉分屬上洛郡唐屬虢州季明遂誘說士民誘音酉說輸芮翻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熊耳山在盧氏縣故縣東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考異曰鑠傳作到坦之今從宋略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軌魯宗之之子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軍有幢主隊主總一軍者謂之軍主僕蘭氏志內入諸姓僕蘭氏亦姓拓拔魏書官

改爲僕氏幢傳江翻僕蘭犇虎牢刺史治所也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滑臺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爲國之種人也著陟畧翻展至十月吾無憂矣展寬也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午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午謨貪愎好殺愎弼力翻好呼到翻初圍滑臺城中多芧屋衆請以火箭燒之杜佑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內爇中射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午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宂處處昌呂翻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操千高翻午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匿即就也言不能就其長帥而用之使各以其人分配私所愛匿者長知兩翻帥所類翻匿尼質翻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午謨不從午謨豈不知爲車營可憑而戰哉蓋於時已有走心矣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矦代人陸眞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午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鞞部迷翻午謨懼退

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亥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鍾離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晉安帝分立鍾離郡屬南兗州沈約志屬徐州水經曰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注云垣護之守石濟即此處先悉薦翻舸古我翻守手又翻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亥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事見一百一十五卷晉安帝義熙五年六年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暑城爲急亥謨不從使亥謨從護之計急攻而得滑臺魏兵隨至固無以善其後也及亥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亥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艦戶黯翻重直龍翻斷音短以絶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斷音短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舸古我翻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亥謨將即亮翻慶之曰亥謨士衆疲老寇勇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亥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魏主小字佛狸佛音弼控弦百萬豈亥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將即亮翻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東過謂越碻磝而過東入青冀界清東謂清水以東也碻磝孤絶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朱脩之事見一百二十二卷八年復扶又

翻下復召同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使吏翻疏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引漢高帝之言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更經也歷也音工衡翻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耳學謂雖未嘗目覽書傳能以耳聽人所講說者而學之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清水南通淮北通河此謂清水入河之口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戴延之所謂清口也自此以上皆王玄謨攻滑臺事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自帥諸軍還歷城帥讀曰率下同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衆爲鄉導鄉讀曰嚮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百丈崖在溫谷南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自閏月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翫趣馬頭沈約曰馬頭安帝立馬頭郡因山形而名屬南豫州宋屬徐州將即亮翻趣七喻翻下同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考異曰宋略云戊子至鄒山今從後魏書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頌德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拆而仆之秦始治宋魯郡時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爲魏所擒以大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

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魏收地形志沛郡蕭縣有蕭城彭城郡之留縣有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留城文恭爲魏所敗敗補賣翻步尼公遇亥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爲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水經注泡水亦曰豐水水上承大蓱陂東逕巳氏及平樂縣又東逕豐縣故城南又東合黃水水上舊有梁謂之苞橋沛縣民燒泡橋魏兵溺死之地也又東逕沛縣故城南溺死者殆半自此以上魏主分遣諸將事也詔以柳元景爲引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陝失冊翻魏洛州刺史張是連

提是考異曰宋略作張連蹏今從宋書帥衆二萬度崤救陝自洛至陝有三崤之險帥讀曰率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騎奇寄翻下同安都怒脫幘鑒解鎧鑒音牟唯著絳納兩當衫著陟畧翻前當心後當背謂之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可勝數去羌呂翻瞋七人翻陳讀曰陣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勝音升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稱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一軍之將謂之軍主副將謂之軍副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陳讀曰陣勑渠京翻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謂安都曰今勑敵在前勑渠京翻

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折而設翻）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昃阻力翻將即亮翻塹七豔翻降下江翻）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爲于僞翻）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戮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先悉薦翻）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關中之地四面阻山時羌胡皆依山而居自爲聚落）上以王夕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斷丁管翻）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此以上柳元景攻關陝事）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將即亮翻騎奇計翻）南平王鑠傳皆作尉氏按康祖傳云去壽陽裁數十里然則非尉氏也今從康祖及索虜傳作尉武今按沈約志秦郡有尉氏縣秦郡治堂邑屬南兗州非南平王鑠所統其地又不在壽陽北數十里温公之考覈精矣按北史拓拔崙傳尉武亭名

劉康祖戰死于此 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 幢隊軍皆有主副 欲依山險間行取至 間古莧翻取至壽陽也 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柰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没踝 踝胡瓦翻足踝也 康祖身被十創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軍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 考異曰康祖傳云大戰一日一夜又云虜死者太半今從宋畧 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潰 依甲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 三郎魏謂衛士曰三郎將將即亮翻 羅漢夜斷三郎將首 斷丁管翻 抱鎖亡奔盱眙 盱眙音吁怡 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 自此以上魏兵向壽陽事 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 少詩沼翻下同 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 陳讀曰陳趨七喻翻 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奔鬱洲 東海郡鬱洲在海中 嶺榆縣伯奚

東海中有鬱洲今東海軍是其地秦始三年於此僑立青州齊梁爲青冀二州刺史治所卷讀曰捲鬱音津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決也惟二議彌日未決沈慶之之議自彭城趨歷城猶曰主於進何勗之議則主於奔退耳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時沛郡治蕭城張暢以安北長史帶沛郡太守高抗也贊助也言抗聲以助決其議也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扃古熒翻外閉之關也此言門守嚴固百姓無從得去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窘渠隕翻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汚烏故翻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義恭頓彭城爲諸軍節度故曰總統阿讀從安入聲道民悉爲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義恭於駿諸父也駿小字道民徐州刺史治彭城故曰城主復扶又翻必與此城共其存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戲馬臺在彭城城南其高十仞廣袤百步項羽所築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翻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甘蔗說文所謂諸蔗也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蔗之夜翻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橐昭曰橐駝背肉似橐而善負物顏師古曰言能負橐而馱物故曰橐駝爾雅翼駝外國之奇畜背有兩封如鞍其足三節色蒼褐負物至千斤日三百里凡欲棲駝必先伾足受之所載未盡其量終不起古語謂之橐佗橐囊也佗負荷也

今云駱駝蓋橐音之轉　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驢盧戈翻驢父馬母堅耐健走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暫同與我亦不攻此城何爲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暫悉詳盡也言恨不暫時得詳盡所懷也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遲直利翻待也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易兌卦彖辭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豉孝伯傳曰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曰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駮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豉是義翻說文曰酢鹽幽卉也胡豉胡人所造未與菽同豆也復扶又翻種章勇

翻　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行戶剛翻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爲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左傳晉大夫羽父語薛侯之言濮楚令尹子玉遣使謂晉曰請與君之士戲踐息演翻治直之翻則擇之左傳魯大夫羽父語薛侯之言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諸佐謂佐吏也僮幹則給使令者耳魏主此言猶知宋爲有人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

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復扶又翻下無復同）孝伯又曰王亦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鄒山多石穴土人保藏以避兵故孝伯云然）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亦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之爲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亦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筭鎭軍聖略

武陵王駿降號鎭軍將軍甲兵有機不用相語（語牛倨翻）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瓜步山在秦郡尉氏縣界尉氏隋改爲六合縣南北對境圖曰今即瓜步鎭之地帥讀曰率造七到翻）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先悉薦翻）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佛音弼）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舉足而行曰相見無遲足迹曰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宰爲相識之始兵交使在其間史言行人

善於辭令亦足以增國威朝直遥翻上起楊文德爲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汧苦堅翻文德宗人楊高帥陰平平武悉平陰平武氐拒之帥讀曰率文德擊高斬之陰平平武悉平陰平縣漢屬廣漢屬國晉泰始中置陰平郡劉蜀分陰平置平廣縣晉太康元年更名平武陰平平武皆今龍州地也宋白曰陰平今文州平武今龍州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氐提氐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氐啖徒覽翻又徒濫翻從才用翻丁未大赦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横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簒嚴已未魏兵至淮上考異曰魏本紀云丁卯至淮按宋畧已未屬至淮西宋本紀乙丑胡崇之等敗今從之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將即亮翻至盱眙魏主已過淮盱眙音吁怡質使宂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宂而隴翻從才用翻作臧證之今從帝紀質傳考異曰庾傳作澄之東山前浦皆在盱眙城左右東山在城東南東山之北則高家山在高家山之東則陡山稍南則都梁山都梁山之東北則古盱眙城城臨遇明河又東逕楊羊澗口又東逕富陵河口則君山魏太武作浮橋於此自此渡淮稍東則龜山云質屯盱眙城北今從宋書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質營於城南考異曰宋畧沒質按兵不敢救澄之壽之孫臧壽高祖敬皇后之兄之兄子也毛脩之從高祖爲將青泥之敗沒于赫連後入于魏是夕質軍亦

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重直用翻將即亮翻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盱眙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復屬臨淮郡晉安帝分立盱眙郡今爲招信軍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夫音扶又扶復翻翻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戾之日也薄伯各翻柰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諸葛恪以二十萬敗於合肥故曰用兵之討攻城最下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藏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見賢遍翻地狹人多鮮不爲患鮮息淺翻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蹂人九翻踐慈演翻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爲于僞翻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剥得之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王弼曰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

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抄初交翻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守言以兵相守也將即亮翻下同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爲明年魏主還攻盱眙不克張本帥讀曰率庚午魏主至瓜步壞音怪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荷擔而立急則迸走荷戶可翻又如字擔丁濫翻外戒嚴冊陽統內盡戶發丁凡人戶見丁無論多少盡發之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游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採石至于瓚陽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采石山山下有采石磯瓚陽今江陰軍邏郎佐翻艦戶黯翻亘古鄧翻冊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事處置悉以委焉處昌呂翻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謂唯江徐贊北伐之計羣臣之議多不同也少詩沼翻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幕府山在今建康府城西二十五里晉元帝初渡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宋白曰元帝渡江秣陵荒落以

府第居縣北幕府山幕府之名自此南史幕府山在臨沂縣 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野葛有毒食之殺人 魏主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屋考異曰魏帝紀云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蓋謂此也今從宋書 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朝直遙翻 魏主得黃甘即噉之甘即今之柑噉徒濫翻又徒覽翻 并大進鄧酒荊州記曰長沙郡酃縣有酃湖周迴二里取湖水爲酒酒極甘美杜佑曰衡州衡陽縣漢酃縣地孟康曰酃音零 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好呼到翻妻七細翻復扶又翻 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謂江夏王義恭武陵王駿在彭城南平王鋒在壽陽也 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卧翻 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班劍持劍爲班列在車前幾居希翻僵居良翻 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言不持異議他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史言劭於此時已有弒逆之心 魏亦竟不成

婚 考異曰魏帝紀云甲申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詳報之詔皇孫爲書致馬通問此皆魏史奪辭今從宋書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三月甲申日校改八字增十八字刪六字 再校改三字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八 起重光單閼盡玄黓攝提格凡二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

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北兵欲退憲南兵之追截故舉火以示威

尹引習知北人軍情因言於上自晉民失馭劉石以來始有六夷之名率所建翻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胡誕丗之反也見上卷二十四年江夏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夏戶雅翻數所角翻不逞之族謂廢放之家不得逞志於時者也請徙義康廣州上將徒義康先遣使語之使疏吏翻語牛倨翻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復扶又翻屢力住翻又如字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恟懼恟許拱翻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為之所武陵王駿時在彭城蓋馳密啓言之也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佛教謂自殺者不復得人身願隨宜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使者以被捽殺之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敗蒲賣翻去年蕭斌使王玄謨戍碻磝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守手又翻敵未至而先燒故曰逆乘謂車也音繩證翻盡帥其民渡江帥讀曰率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山陽郡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名郡今楚州即其地盱眙音吁怡蓄陂水令蒲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須待也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溲踈

鳩翻便毗連翻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胎魏太武於都梁山築長城浮橋絕水路即此塹七艷翻今圍山圖經云臧質守盱造魏主遺質書曰遺于季翻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九姓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丁零自翟真叛慕容皆投常山而居故云然胡死減山趙郡界阻并州賊自後漢納南匈奴分居并州界其地率皆雜處胡漢西河離石以西則皆雜胡據之爲寇氐羌死減關中賊自苻姚據關中其種類蕃滋雖其國已滅而其種實繁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言於魏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省示省來書所示也悉詳也盡也省悉景翻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恃四足謂負戎馬足也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按王玄謨自滑臺敗退蕭斌使申坦據清口戴延之所謂清口在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以水經注考之其地不在滑臺之西此當謂梁坦出上蔡之師至虎牢遣散耳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盖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宜期使然非復人事謂冥冥之中大期將至天使之然非由人事爲之也復扶又翻下同寡人受命相滅古者諸侯自稱曰寡人質自以當藩方之任自稱寡人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肴桑乾哉白登山桑乾川皆在平城左右質言本而逢魏兵要當勦滅不容令爾期直指白登師行至淮地也此謾書也兩陳相向反之毋庸以此爲據也乾音干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

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壟之粉之細切甚悉碎米麥謂之粉舊音扶粉反
西翻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朝直遥翻爾智識及衆力
豈能勝符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
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語牛倨翻下爾語同當出廩相貽
得所送劒刃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床
於其上施鐵鏡鏡士衫翻又士也錐也曰破城得賢當坐之
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
書相待如此以魏主書言其兵鬬死正滅國中賊也因而攜之術莫近乎此矣魏主得質此
書豈不悔前所與質書乎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
知轉禍爲福邪中原之民本禀漢晉正朔之正
并爲臺格以

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矣賜布絹各萬匹臺格宋臺所立賞格也佛讀如弼
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驅絚驅恪侯翻絚古恒翻大索也數百人叫
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縋馳僞翻桶他董翻箍木爲之明旦又以衝車攻城
城土堅密每至句絶謂衝車至著城身也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
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復扶又翻莫有退者殺傷
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抜會魏軍中多疾疫
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水軍自建康下江自江出海轉料角則入
淮又勑彭城斷其歸路斷丁管翻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
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

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示若欲自盱眙渡淮而北以追截其後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露板者書板使上時掌翻聞使天下悉知之也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已嘉璞之功又益嘉其讓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夏户雅翻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使疏吏翻上勑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天祚爲魏所禽見上卷二十六年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殘破六州之生聚耳六州城守未嘗失也殺傷不可勝計勝音升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槊色角翻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室廬焚蕩燕無所歸故巢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九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趑趄七余翻趑趄不進也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趑趄取私翻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易以豉翻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史言亟用兵之禍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賑津忍翻蠲工玄翻調徒釣翻甲戌降太尉義恭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計翻戊寅魏主濟河自丙辰盱眙退師二十三日始濟河辛巳降鎮軍將

軍武陵王駿爲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女之子也魏神麚四年徵盧玄坐崔浩事見上卷二十七年高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崔浩高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晉分屬高陽郡吏囚羆子掠治之掠音亮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論語載孔子之言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爇如悅翻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上遣毀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自晉以來有毀中將軍毀上將軍當是宋所置使跣吏翻魏主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凡度世亡而籍沒其家者並赦之度世自出魏主以爲中書侍郎考異曰宋柳元

景傳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爲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拔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與浩應接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爲振武將軍與魏事不同今從魏書弟娶鄭羆妹以報德爲于偽翻三月乙酉帝還宮已亥魏主還平城魏主戊寅濟河行二十二日至平城飲至告廟左傳凡公行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預注曰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近畿謂環平城千里之地降戶江翻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語牛倨翻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堡聚芟所銜翻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白氏六帖曰州主簿郡督郵並今錄事參軍余

按晉琅邪王睿都督揚州以陳顗爲録事參軍當時自別有州主簿督郵之吏亦猶存古而録事之職掌正違失涖符印庸不能復來復扶又翻既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内城飢餓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庸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坐徂卧翻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尋繹理也用也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云尋用也録事議不可奪別駕主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云然彈板手板僚佐於府公之前斂板白事崇敬也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録事參軍掌糾彈故徒卅翻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繫於此子夏親爲州端州別駕居郡故曰州端曾無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初

魯宗之奔魏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魯宗之自襄陽奔秦十三年秦亡奔魏爲魏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父劉康祖父虔之徐湛之父達之義熙十一年爲魯軌所殺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少詩照翻與弟秀秀爲中書郎皆有寵於魏主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虞中使酒多過失秀以檢校鄴人謀反事因病還遲並爲魏主所詰責詰去吉翻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爪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

禍及墳墓爽祖父皆葬長社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自長社至汝南不及三百里帥讀曰率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鑠式灼反降戶江翻上聞之大喜以爽爲司州刺史鎮義陽沈約曰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沒戎寇雖求和大元王化虧及及太和隆安還復湮陷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弘農實土三郡少帝景平初司州復沒元嘉末僑立治汝南是後遂治義陽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郡秀爲潁川太守考異曰宋略云滎陽太守今從宋書余謂帝蓋以秀兄弟自潁川來降遂因以潁川太守授秀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爲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

申私怨乞毋居田里不許毋音無居音基里音理許音虛呂翻毋音無自稱晉室近屬聚衆號齊王梁鄒戍主崔勳之詣州五月乙酉順則乘虛襲梁鄒城梁鄒縣漢屬濟南郡晉省宋置梁鄒戍爲平原太守治所水經注濟水自東北過臨濟縣南參而考之其地蓋在唐齊州臨濟縣界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亦聚衆號安定王以應之壬寅魏大赦已巳以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刺史徙鎮盱眙增督十二州諸軍事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爲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僕射護軍將軍晉志曰自魏晉迄于江左僕射置二則分左右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令湛之蓋以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也尚之以湛

之國戚湛之帝之甥會稽公主之子任遇隆重每事推之詔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朝直

遥翻六月壬戌魏改元正平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魏太子晃監國監工衙翻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覆敷又翻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陛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畜許六翻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廛市中空地一曰居也說文曰廛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孔穎達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廛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按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廛里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楊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詩傳同夫田之廛與市廛之廛其義不同各有攸當也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注見前漢靈帝私立府藏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藏徂浪翻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史記周紀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王于況翻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飛廉多力惡來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喪息浪翻今東宮儁乂不少願來

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少詩沼翻朝直遥翻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去羌呂翻近其斬翻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敗賣之物以時收散收謂收藏其物散謂散與貧民曰以時收散者言穫歛之時民力可以償稱通負則收之停滯居物至民所欲得之時則散如斯休聲昌讒議寧除矣不聽太子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惡烏故翻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侍郎即給事黃門侍郎仇尼複姓出於徒河任音壬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都街都市即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考異曰宋索虜傳云燾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殺之蕭子顯齊書亦云晃謀殺佛狸見殺宋略曰燾既南侵晃搖于內謀欲殺燾燾知之歸而詐死召晃迎喪至執之罩以鐵籠捶之三百曳于叢棘以殺焉又索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鎮枹罕此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訴皆江南傳聞之誤今從後魏書

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爲後宗愛弒帝張本秋七月丁亥魏主如陰山青冀二州刺史蕭斌遣振武將軍劉武之等擊司馬順則司馬百年皆斬之斌音彬癸亥梁鄒平蕭斌王玄謨皆坐退敗免官上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將即亮翻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慶之諫斬玄謨事見上卷上年九月癸巳魏主還平城冬十月庚申復如陰

山復扶又翻上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軍郎法祐來修好好呼到翻已巳魏上黨靖王長孫道生卒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爲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爲藩王乃止觀此則魏世祖立孫之意定矣時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徙秦王翰爲東平王燕王譚爲臨淮王楚王建爲廣陽王吳王余爲南安王輸等皆魏主子當考帝使沈慶之徙彭城流民皆避魏寇而南者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於姑孰彭城流民皆以元嘉之初曇雲徒含翻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

理好呼到翻思相吏翻思理猶言思致也練悉朝典朝直遥翻下同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諳悉人物舉援咸得其分諳烏含翻分扶問翻言能隨其分量而授任也及爲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有局則能容物沈持林翻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少詩照翻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何瑀之作何尚之恐當魏主厚禮之唐和鎮焉耆有撫安西域之功故厚禮之唐和入朝于魏二十九年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

謀叛州軍討誅之州軍定州之軍也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與叛者通謀賜死沮子余翻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年四十五謚曰太武皇帝考異曰宋書作庚申今從魏書尚書左僕射蘭延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烏洛蘭氏改爲蘭氏侍中和疋薛提等祕不發喪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疋五下翻長知兩翻徵秦王翰置之祕室祕室宮中之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惡烏路翻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赫連皇后夏主勃勃之女也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爲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史言魏亂庚午立皇子休仁爲建安王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葬雲中金陵廟號世祖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復扶又翻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淮泗數州謂青冀徐兗司豫也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虜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

符驃騎司空二府時江夏王義恭降號驃騎將軍鎮
空驃匹妙翻騎奇計翻各部分所統分扶問翻東西應接歸義建績
者隨勞酬獎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
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
出許洛據魯爽傳天祚去年助戍彭城爲魏所獲勸
爽弟秀南歸是年遂與爽秀俱來犇故並用之將即亮翻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帥讀曰率
徐爰張永傳並云王玄謨亦北伐玄謨傳中不曾行
蓋脫誤魏紀載六月劉義隆將檀和之寇濟州梁坦
及魯安生軍于京索龐萌薛安都寇恒農都不言蕭
思話等而宋紀亦無此數人者至七月云韓元興討
之和之退梁坦安生亦走不言思話之歸宋略有臧
質遣柳元景徇蒲阪元景傳亦有之今從宋書宋略
徐爰張永傳亦宋書也永茂度之子也避武帝諱茂度以字行

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
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飢書曰黎民阻飢孔安國注曰阻難也野無
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
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帥所類翻兼逼暑時國
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自中山至
代有倒馬關飛狐關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爲
易謂因敵取資於事爲易易弋豉翻鄉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
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
之將即亮翻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
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

太行北塞軍都欲因山險置兵以苞舉相定幽
冀之地行户剛翻塞悉則翻因事
指揮隨宜加授加授謂仕於魏有官者加其官未有
官而能聚衆以應宋師者先授之以官
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言其懷恩百倍於常時也若能成功清壹可
待謂河南北肅清混壹之功可待也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
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劉興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
世之英不可行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
磝衡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散悉亶翻騎奇計翻尚書
令何尚之以老請置仕退居方山方山在建康東北有方山埭截淮立
埭者山形方如印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
書敦諭者數四六月戊申朔尚之復起視事復扶又翻御

史中丞袁淑録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
嘲之有迹無名如晨門荷蕢荷蕢之類秋七月張永等
至碻磝引兵圍之碻磝考異曰宋略七月壬辰永師及
月丁丑朔四日庚辰六日壬午至碻磝下又有乙酉壬辰按長厤此
辰疑永以庚辰壬午至碻磝非壬辰也壬辰徙
汝陰王渾爲武昌王淮陽王彧爲湘東王彧於六反初
潘淑妃生始興王濬使潘淑妃養之濬傳云濬母卒
傳皆云潘實潘子南史亦云淑妃養爲
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今從濬本傳元皇后性妬
妃專總内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惡烏故反濬懼
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

育嚴道育女巫也其夫爲劫坐沒入奚官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卧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筒筒相吏翻竹器也篾也圓曰簞方曰筒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數所角翻詰去吉翻聞音問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爲于僞翻上時掌翻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爲隊主東陽主卒卒子恤翻鸚鵡應出嫁劭濬恐語泄憲巫蠱之語泄也

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爲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爲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據此則弒逆之謀濬實啓之劭在都濬在京口故以書往來詳察書意則劭濬逆謀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書乃贊決其逆謀非啓之也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爲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夏戶雅翻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

紙皆呪咀巫蠱之言呪職救翻咀莊助翻又得所埋玉人鈐有司窮治其事治直之翻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潛自楊州出鎮京口十八年潛爲楊州刺史出鎮京口史逸其事始先息薦翻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楊州紹帝第五子出繼後意謂已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潛殊不樂乃求鎮江陵潛求代義宣鎮江陵然義宣未及離江陵潛自京口至都則義宣已舉兵矣檄逆之禍發矣復扶又翻下同樂音洛上許之潛入朝朝直遥翻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惋烏貫翻驚惋也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潛小字虎頭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言一日無帝則淑妃及潛將爲劭所殺也遣中使切責劭潛使吏疏翻劭潛惶懼無辭惟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文帝之謂也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自帝經略河南到彦之之出師四鎮皆斂戍北去王歹謨之出師碻磝望風而下滑臺則堅壁矣今之出師碻磝亦固守以抗張永等魏人固習知宋人之情態以爲無能爲也治直之翻濟子禮翻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復扶又翻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將即亮翻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

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
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惲棄城走禿髮恐當作禿髮鬱
髮魯爽父子兄弟先居長社以南兵來聲勢既盛禿髮惲恐其有內應故不能守而走藏質頓
兵近郊謂頓兵襄陽之近郊也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不以時
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藏質以冠軍將軍鎮襄陽以柳元景爲司馬冠古玩翻下同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進據洪關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城之西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門水又北歷陽華之山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水水東有城即關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關堡帥讀曰率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
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
之之子也蕭道成始見于此蕭承之有復漢中之功見一百二十二卷元嘉十年將即亮翻

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洫津南渡赴弘農水經注門水自鴻關東北流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故城即故函谷關也其水側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於此有洫津之名洫音豆
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兒氏爲兒氏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吐谷渾王慕利延卒
樹洛干之子拾寅立樹洛干卒於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始居伏羅川居伏羅川猶未敢遠離白蘭之險也遣使來請命尒請命于魏丁亥以
拾寅爲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
拾寅爲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庚寅魯爽
與魏豫州刺史拓拔儁薄蘭戰于大索破之杜預曰成皐東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索氏兄弟居之故有大小之號括地志曰滎陽即大索城小

脫三字

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進攻虎牢聞碻敖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
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趣七喻翻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
州刺史鎮歷城更工衡翻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
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
共當之耳言諸將皆不可任也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使示
永坦欲以激厲之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
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亦憤憤之辭也義恭尋奏
免思話官從之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余以
少子爲宗愛所立非次也謚法不顯尸國曰隱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
間府藏虛竭藏徂浪翻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
好呼到翻宗愛爲宰相録三省事魏蓋以尚書侍中中祕書下中書爲三省也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
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魏書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廟於白登山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又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無常月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白登在平城東故曰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
等就弒余而祕之余立纔二十餘日二百惟羽林郎中代人劉
尼知之羽林郎自漢以來有之漢羽林郎秩比三百石郎中可以槩推矣魏以劉尼爲羽林郎中與毀中尚書俱典兵宿衛則其位任蓋重於漢朝也尼勸
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景穆太子之死魏正平元年也誰愛立皇孫潛愛驚曰君
即上年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

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爲變密以狀告毅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復扶又翻）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俟之子也史言陸俟父子皆有智畧忠於後魏）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魏都平城有鹿苑）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呼火故翻劉尼僅以弒南安王爲宗愛罪不能正其弒世祖之罪也）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帝諱

濬太武皇帝之嫡孫景穆太子之長子也蕭子顯曰濬字烏雷直勒）登永安殿（北史魏太武帝始光二年改東宮爲萬壽宮起永安安樂二殿）大赦改元興安（索虜傳壽以烏弈旰有武畧用以爲太子會壽死使弼人宗愛立可博眞爲後宗愛博眞恐烏弈旰所忌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眞懦弱不爲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直勒素爲壽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眞非正不宜立直勒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眞及宗愛而立濬爲主號年正平與後魏書不同又云在二十八年皆宋書之誤也）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西陽五水羣蠻反（考異曰宋水經注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水爲五水蠻五水謂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蠻左憑阻山川世爲抄暴宋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誅討即五水蠻也）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南史曰蠻所在深阻種落地方數千里沔迷遠接淮汝南極江漢）詔太尉中兵參軍沈慶之督江

豫荆雍四州兵討之（爲沈慶之以討蠻之兵輔武陵王駿起義張本雍於用翻）魏以驃騎大將軍拓拔壽樂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壽樂拓拔悉鹿之後驃匹妙翻騎奇計翻樂音洛）長孫渴侯爲尚書令加儀同三司（賞定策之功也）十一月壽樂渴侯坐爭權並賜死　癸未魏廣陽簡王建臨淮宣王譚皆卒甲申魏主母閭氏卒（按北史魏主母姓郁久閭氏河東王毗之妹也）魏南安王余謀立也以佔卧爲司走長恣爲太尉及高宗之南安之立首居公位雖不爲巫蠱罪固不容於死矣被皮義翻）告其爲巫蠱皆被誅（古弼張黎魏世祖之所親任者）壬寅廬陵昭王紹卒　魏追尊景穆太子爲景穆皇帝皇妣閭氏爲恭皇后尊乳母常氏爲保太后　隴西屠各王景文叛魏（屠直於翻）署置王矣魏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外都大官于洛拔督四州之衆討平之（四州謂秦雍河涼）徙其黨三千餘家於趙魏（此言戰國時趙魏之界）十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于金陵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魏禁佛見一百二十四卷二十三年）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羣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捨俗爲僧謂之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鄴所毀佛圖率皆修復（佛圖即浮屠或曰佛圖即佛寺魏

主親爲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爲于僞翻下髮剃髮也亦謂之祝髮以師賢爲道人統道人統總攝魏宋之都僧録北人謂之僧少入道東遊涼州涼平赴代罷佛法時師賢假爲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爲道人統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尉忸女九翻南部尚書陸麗爲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爲司空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朝直遥翻下同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之正統世嫡皇孫故曰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慆天之功義與叨同貪也以干大賞再三不受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陸俟事世祖威行北鎮功著関中今年逼桑榆桑榆晚景也願以臣爵授之帝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使卿父子爲二王邪戊午進其父建業公俟爵爲東平王

考異曰魏紀戊申按上有丁巳下有癸亥不當中有戊申蓋戊午字誤耳又命麗妻爲妃復其子孫復方目翻麗力辭不受帝益嘉之以東安公劉尼爲尚書僕射西平公源賀爲征北將軍並進爵爲王帝班賜羣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寧府庫不可虚也謂魏南有宋北有柔然不可一日弛備府庫所以供軍國之用不可虚於賞賜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示欲宣力於邊垂高宗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陸麗等皆受重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高允不言功其後位遇隆厚天豈嗇其報也甲子周忸坐事賜死

時魏法深峻源賀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 江夏王義恭還朝自盱眙還也夏户雅翻朝直遥翻 辛未以義恭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以欲代始興王濬也 録尚書如故 初魏入中原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魏伐燕至安帝隆安二年克中山始得中原 用景初厤景初魏明帝景初元年行之 世祖克沮渠氏見二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子余翻 得趙賊女始厤偏考字書無賊字以偏傍從匪從文離而合之於上下讀如斐字 時人以爲密是歲始行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三月廿五日校改十字增十六字二字 再校增二字刪一字